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六十七

李楊崔柳韋路

李麟裔出懿祖於屬最疏父濬歴潤虢潞三州刺史以誠信號良吏開元中終劒南節度按察使贈户部尚書謚曰誠麟好學善文辭以父蔭補京兆府户曹參軍舉

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累擢兵部侍郎與楊國忠同列國忠怙權疾之改權禮部貢舉國忠還麟復本官改國子祭酒出為河東太守有清政安祿山反朝廷以麟儒者非禦侮才還為祭酒封渭源縣男玄宗入蜀麟走見帝再遷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崔圓踵赴肅宗行在獨麟以宗室子留總百司上皇還京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褒國公張皇后挾李輔國寖撓政菑晉卿崔圓等畏其權皆附離取安

獨麟守正不阿順輔國忌恚乾元初罷為太子少傅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謚曰德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温王在武后時為顯官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元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為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繇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在拜起居舍人知制

誥累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共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官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旣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亦知之自擢為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

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固讓帝不許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叅軍即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别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

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廵覆又定府州官月禀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為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劒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綰素痼疾居旬日寖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釐補穿濺唯綰是恃未幾薨帝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邪

即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册授欲及其未歛也詔百官如
弟弔遣使會弔賻絹千疋布三百疋太常謚曰文貞比
部郎中蘇端憸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衮陰助之帝以其
言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猶賜謚曰文簡綰儉
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
終日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内愧止經誥微
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寛
本豪侈城南别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毁

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禮法為聞家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自起居舍人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

不平袁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袁輒駮異祐甫不為下會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袁袁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為其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細必錄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猫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為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廵則猫能致功鼠不為害代宗異其言袁益不喜帝崩袁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帝

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元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别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衮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歟衮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

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衰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衰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洲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著勑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衰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

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袞為罔上是日羣臣宜經立月華門外即兩換職以袞河南少尹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啟丐填委故官賞繆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剗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袞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絶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

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名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荅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

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
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巳懟服時議者韙其謨謀謂可
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卧而承旨
若還第即遣使咨决薨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貞故事
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
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甞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
菽粟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
法云子植嗣

植字公修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名植使即喪次終服補弘文生博通經史於易尤邃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得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謇望蔚然元和中為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減百官奉禀植封還詔書鎛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罄往雖估踰其實今不可復收於是議者咸罪鎛鎛懼

而止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與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故其宜也元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於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於敗昔德宗嘗

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臣在童丱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佗日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産而罷露臺身衣弋綈履革舄集上書囊為殿帷信乎何太儉邪植曰良史非貌言漢承秦侈繼之餘海内凋窶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為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朽貫穀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

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為富人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下足帝曰卿言善恚行之為難耳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將搆亂乃先藉豪鋭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藉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羈旅塞躓顧得官自效日訴于前皆抑不與及遣張宏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朔矣天下尤之植内慙罷為刑部尚書旋授岳鄂觀察使

未幾遷嶺南節度使還拜户部尚書終華州刺史贈尚書左僕射

倰字德長祐甫從子也性介潔矜巳之清視贓負者若讎以蘇州刺史奏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隣部災荒不恤也倰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貲物益饒入為户部侍郎判度支時田弘正徙鎮州以魏兵二千行既至留自衛請度支給歲糧穆宗下其議倰

固執不與引正不得已遣魏卒俄而鎮兵亂引正遇害
倰之為也時天子失德倰黨與盛有司不敢名其罪出
爲鳳翔節度使踰年徙河南尹以户部尚書致仕卒贈
太子少保謚曰肅
賛曰植輔政當有為之時無經國才傾危防淺機不知
其潰而發也手弛檻檻縱虎狼馬一日而亡地數千里
爲天下笑倰客財資賊又皆幸不誅天以河北亂唐故
君臣不肖悖繆其謀惜哉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惔六世孫後籍襄州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大歷初江西魏少游表為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

崔祐甫白奴兗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辱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遷團練副使俄為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為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為尚書右丞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渾羸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為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闗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衒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

禽何賊之擴既而果為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王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

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来世孝謹表闕于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徼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日晏佗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搒吏自若渾雖為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闥非刑人地而搒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歲輙罷今公柰何蹈前非顯立

威福豈尊主卑臣義邪滉悔悟稍褫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與小吏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即日詔付外施行疾閒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旣委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異者渾瑊與吐蕃會平凉是日帝語太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渾跪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蓋盟

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耶皆頓首謝夜半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刼盟將校皆覆没帝大驚即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

不可禁卒為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謷辯好談謔與人交豁如也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名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黙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渾毋兄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詣極雖趣尚非博然當時作者伏其簡拔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親歿廬墓終喪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集賢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宰相裴垍引直史館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問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開州刺史以戶部郎中入知制誥穆宗立為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

帝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再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羣臣議處厚發十難詰其迂謬平叔愧縮遂寢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李紳逐為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建言當徙醜地處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餘辜人情危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

太甚讒言罔極交亂四國此古人疾讒之深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按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祓瑕洗釁成無改之美況被讒乎建中時山東之亂興宰相朋黨楊炎為元載復讎盧杞為劉晏償怨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紳縣是免逢吉怒至寶歷三年赦書不言左降官未量移者以沮紳內徙處厚復奏逢吉緣紳一人而使近歲流斥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於天下帝悟追改其條進翰

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天子荒暗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宫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賜錦綵以慰其意王庭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内難

猶豫未即下詔處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内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哉遂奉教班諭是夕號令及它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違舊章者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堂史湯銖數招權納財賂處厚笺曰此半滑涣也斥出之相府肅然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别駕及當為别駕者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宫王府官朱紫淆幷授受不綱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

悉補别駕由是流品澄别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
揺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
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
横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勲舊徳輔四朝賔易
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
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
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徳處厚
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

諄複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時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懐向背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召語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為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鎮兵皆剔以獻處厚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千人太和二年方奏事暴疾仆香案前帝命中人翼扶之輿還第一昔薨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易至廷

爭嶷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史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録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家書雠正至萬卷為拾遺時譔德宗實録後又與路隋共次憲宗實録詔分日入直剏具凡例未及成而終本名淳避憲宗諱改今名

路隋字南式其先出陽平父泌字安期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悌聞建中末涇長安尉德宗出奉天棄妻子奔行在扈狩梁州排亂軍以出再中流矢裂裳濡血以裹

說渾瑊名置幕府東討李懐光奏署副元帥判官從瑊會盟平涼為虜所執死焉時隋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貌類泌者終身不引鏡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三上疏宜許不報舉明經授潤州參軍事李錡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坐肆不為屈韋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元和中吐蕃欵塞隋五上疏請修好冀得泌還詔可遣祠部郎中徐復報聘而泌以喪至帝愍惻贈絳州刺史官

爲治喪服除擢隋左補闕史館修撰以鯁亮稱穆宗立與韋處厚並擢侍講學士再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貺邪進承旨學士遷兵部侍郎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録書禁中事爲切直宦豎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刋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彦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皆上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

不可誣況人君乎議者引雋不疑第五倫為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秉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誼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擿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進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士久之辭疾不聽冊拜太子太師明年李德裕貶袁州長史不署奏為鄭注所忌乃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鎮海節度使道病卒年六十贈太保諡曰貞

贊曰綰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發正已隱情渾策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循輔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唐書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楊綰傳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舊書作廣州

柳渾傳入為尚書右丞○舊書遷尚書左丞改右散騎常侍○舊書改左騎常侍

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舊書貞元二年

唐書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六十八

高元李韋薛崔戴王徐郗辛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皋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

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為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知荒踣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優蒱簺相娛樂渾隴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又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數為楊國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恥帝頷之俄遷

侍御史權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判言王且敗不足憂帝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敝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

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瘐痏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敝可見而言利者枘鑿萬端窮朝抵夕千案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威以罰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

蜀者道路相繫地入有訖而科歛無涯為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絶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為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為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劍南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盪關東清逆亂之意也蜀人又擾則貽朝廷憂帝不納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掠天子怒罷光

遠以適代為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欲牽制其力既無功遂亡松維二州及雲山城召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適尚節義語王霸衮衮不猒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為搢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詒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檄將校絕永

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固從太宗征遼東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遼口幷馬牝牡各五十拜寧塞令襲常山公祖亨字利貞美姿儀嘗曰我承王公餘烈鷹犬聲樂是習吾當以儒學易之霍王元軌聞其名辟參軍事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敕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婭彊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

復有所須每濯畦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慁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

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徒狼扈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彊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摧鋭攘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繫不絶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

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為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對曰此非難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為羯逆傷汙憤悵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彊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

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廐芻良馬宮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諜日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猒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諧臣顒官怡愉天顔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彊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盜彊弱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國家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決於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勤勞

已極外無仇讎害我内無窮賤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無畎畝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則見其内情將藏内情則罔惑生不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

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究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姦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煩類諧戲今有仁卹之令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

將來之法雜徭幣制拘忌煩令一切蠲蕩任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為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胔於泌南名曰哀丘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言賊鋭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荊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

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叅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渠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瑱誅結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諜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

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為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聱叟彼誚以聱者為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笭箵而盡船獨聱齖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聱乎公守著作不帶笭箵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齖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為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聱者吾欲從之彼聱叟不慙帶乎笭箵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聱叟不羞聱齖於鄰里吾又

安能慙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為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為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為語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邪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戸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為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騷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

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稅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畧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李承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曄養之既長以悌聞擢明經遷累大理評事為河南採訪使判官尹子奇陷汴州

拘承送洛陽覘得賊謀皆密啓諸朝兩京平例貶臨川尉不三月除德清令尋擢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淮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豐堰於楚州以禦海潮溉屯田堉鹵收常十倍它歲德宗將討梁崇義李希烈揣知之乃表崇義過惡請先誅討帝悅數對左右稱其忠會承使回言希烈能立功然恐後不可制帝初謂不然及崇義平希烈果叛始思其言擢拜河中尹晉絳觀察使承廉正有雅望以才顯於時未幾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

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兵衛送承承辭請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迫脅日萬端承晏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綏撫安之居二年闔境完復初希烈雖去留部校守覘往來踵舍承因得任所厚臧叔雅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憺及曾等謀殺希烈承首謀也密詔褒美尋檢校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建中四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

韋倫系本京兆父光乘在開元天寶間為朔方節度使

倫以蔭調藍田尉幹力勤濟楊國忠署為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箠挟苛嚴愈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聊之人繇是役用減鼓鑄多矣元宗晚節盛營宮室吏介以為欺倫閱實工員省費倍從帝入蜀以監察御史為劍南節度行軍司馬置頓判官時中人衛卒多侵暴尤難治倫以清儉自將西人賴濟中官疾之以讒貶衡州司戶參軍度支使第五琦薦倫才擢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

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棄城遁賊南襲江陵
絶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益怠乃擊禽
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名為衛尉卿俄兼寧隴二
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
輔國方恣横倫不肯謁憾之中罷為秦州刺史吐蕃党
項歳入邊倫兵寡數格虜敗貶巴州長史徙務川尉代
宗立連拜忠台饒三州刺史宦者吕太一反嶺南詔拜
倫韶州刺史韶連郴都團練使為太一反間貶信州司

馬斥棄十年容豫章德宗嗣位選使絕域者擢倫太常
少卿充和吐蕃使倫至諭天子威德贊普順悅乃入獻
還進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再使如旨倫處朝數論政得
失宰相盧杞惡之改太子少保從狩奉天及杞敗關播
罷為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子至
此不失為尚書後何勸聞者憚其公帝後欲復用杞為
刺史倫苦諫言懇至到帝納之進太子少師郢國公致
仕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

監倫言楚琳逆節忠誠戎醜不當寵以官又請為義倉以捍無年擇賢者任帝左右謂吐蕃豺虎野心不可事信約宜謹備邊帝善其言厚禮之居家以孝慈稱卒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謚曰肅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為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讓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遥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它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

別戶三千備刺史廝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嬴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馬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稱其肅書奏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劉元佐表兼汴宋行軍司馬李希烈棄汴州走即拜珏刺史遷河南尹入為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為

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為京兆尹司農供三宮畜茹三十車不足請市京兆是時韋彤為萬年令珏使彤禁鬻賣民苦之德宗怒奪珏彤俸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珏剛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然苛察無經術大體坐善竇參改太子賓客出為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子存慶字嗣德貌偉岸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遷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

歸穆宗謂宰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一刻遣之至鎮州疽發於背卒贈吏部侍郎

崔漢衡博州博平人沈懿博厚善與人交始為費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表掌書記大歷六年以檢校禮部員外郎為和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建中二年吐蕃請盟擢殿中少監為和蕃使與其使區頰贊俱來約盟改鴻臚卿持節送區頰贊歸遂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渾瑊敗賊武功轉祕書監俄拜上都留守兵部

尚書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又使幽州還命稱指貞元三年豫吐蕃盟平涼被執虜將殺之因夷言謂之曰我善結贊無殺我而漢衡誠信素著虜亦尊重故至河州得還明年出為晉慈隰觀察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臯領湖南江西表佐幕府臯討李希烈留叔倫領

府事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溉灌為作均水法俗便利

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即真期年詔書褒美封譙縣

男加金紫服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

者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

州縣有上中下緊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

為官擇人為人求治之術其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事

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

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遷容管經畧使綏徠夷

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畧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于道年五十八

王翃字宏肱并州晉陽人少治兵家天寳中授翃衛尉羽林軍宿衛擢才兼文武科出為辰州刺史與討襄州康楚元有功加兼祕書少監遷郎州刺史大歴中擢容管經畧使初安祿山亂詔嶺南兵隷南陽魯炅炅敗績衆奔潰谿洞夷獠相挺為亂夷酋梁崇牽號平南都統與別帥覃問合又與西原賊張侯夏永更誘嘯因陷城

邑遂據容州前經畧使陳仁璹元結長孫全緒等皆僑治藤梧翃至言於衆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客治它所必得容乃止即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自奮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勉不許曰容陷賊久獠方彊今速攻秪自敗耳翃曰大夫即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為助兾藉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翃乃移書義藤二州刺史約皆進討引兵三千與賊鏖戰日數遇勉檄止之輒匿不發戰

愈力卒破賊禽崇牽悉復容州故地捷書聞詔更置順州以定餘亂翃凡百餘戰禽首領七十覃問遁去復遣將李寔等分討西原平鬱林等諸州累兼御史中丞招討處置使會哥舒晃反翃命寔悉師援廣州問因合衆乘間來襲翃設伏擊之生禽問嶺表平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第京師時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乘邊名翃為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翃翃覺之陰亂漏刻以差

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歷汾州刺史為振武軍使綏銀等州留後入拜京兆尹會起涇原兵討李希烈次滻水京兆主供擬饔敗肉腐衆怒曰食是而討賊乎遂叛翃挺身走奉天拜太子詹事德宗還都再遷大理卿出為福建觀察使徙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屯修器械皆良金壽革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為有備闗東賴之貞元十八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肅翃雅善盧杞杞之殺崔寧沮李懷

光不得朝皆與其謀議若以為訾子正雅字光謙行謹飭為崔邠所器元和初擢進士遷累監察御史穆宗時京邑多盜賊正雅以萬年令威震豪彊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累擢汝州刺史屬監軍怙權乃謝病去入為大理卿會爭宋申錫獄堅甚申錫得不死太和中卒贈左散騎常侍翃凡翃性謙柔歴山南東道節度使代宗目為純臣世稱謹廉卒贈戶部尚書謚曰忠惠

翃曾孫凝字成庶少孤依其舅宰相鄭肅舉明經進士

皆中歷臺省寖入知名擢累禮部侍郎不阿權近出為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産不能給而州有冶賦羨銀常摧直以優吏奉凝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横擾人皆慰悦徙湖南觀察使僖宗立名為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坐舉非其人以祕書監分司東都即拜河南尹遷宣歙池觀察使時乾符四年也王仙芝之黨剽至德勢益張凝遣牙將孟琢助池守賊益兵來攻實欲襲南陵凝遣樊儔以舟師扼青陽儔違令輕與賊戰不勝凝斬以

徇諸將聞皆股慄以死綴賊賊不能進時江南環境為盜區凝以彊弩拒采石張疑幟遣别將馬穎解和州之圍明年賊大至都將王涓自永陽赴敵凝大宴謂涓曰賊席勝而驕可持重待之慎毋戰涓意鋭日趨四舍至南陵未食即陣死馬監軍收餘卒數千還走城沮撓無去意卒又恣横不能禁凝讓曰吏捕蝗者不勝而仰食於民則率暴以濟災也今兵不能捍敵又恣之犯民生業何以稱朝廷待將軍意監軍詞屈趣親吏入民舍奪

馬凝乘門望見麾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然益儲
畜繕完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言
宜上疾不視事以猒勝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為大
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頼哉誓與城相存亡勿復
言既而賊去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謚曰貞
徐申字維降京兆人擢進士第累遷洪州長史嗣曹王
皐討李希烈檄申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皐表其能
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為治署而令

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犂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閈如初創驛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人請為生祠申固讓觀察使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韶戶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會初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節度副使遷邕管經畧使黄洞納質供賦不敢桀踰年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泄

謀作亂申覺殺之詿誤一不問遠俗以攻劫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番歲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賸索商賈饒盈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緣爨蠻抵蜀擣闢不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公詔未至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謚曰平

郗士美字和夫兖州金鄉人父純字高卿舉進士拔萃制策皆高第張九齡李邕數稱之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為宰相元載所忌時魚朝恩以牙將李

琮署兩街功德使琮恃勢桀橫衆辱京兆尹崔昭于禁中紃曰此國恥也即詣載請速處其罪載不納遂辭疾還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輔政召為太子左庶子集賢殿學士不拜以老乞身改詹事聽致仕帝名見褒歎良久賜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門世高其節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郗之間矣未冠為陽翟丞佐李抱真潞州幕府以才歷

王虔休李元皆留不徙久乃進房州刺史黔中經畧觀察使溪州賊向子琪以衆八千岨山剽劫士美討平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遷京兆尹天子多所咨逮出為鄂岳觀察使時安黄節度使伊慎入朝其子宥主後務偃蹇母死京師不發喪欲固其權士美知之使府屬過其境宥出迎因以母訃告之即為辦裝宥惶遽上道改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

數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稾錢市物自給又
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於牙
固職也安得廣費為私恩亦罷之討王承宗也遣大將
王獻督萬人為前鋒獻恣横逗撓士美即斬以徇下令
曰敢後者斬親鼓之大破賊下三營環柏鄉時諸鎮兵
合十餘萬繞賊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鋭整最先有功
憲宗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大震懼亡幾會詔
班師然威震兩河以疾名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

書為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
生平與人交已然諾以是名重於世
辛祕系出隴西貞元中擢明經第授華原主簿以判入
等調長安尉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郢為太常卿奏為博
士再遷兵部員外郎常兼博士再辟禮儀使府憲宗初
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杭睦四刺
史或戰敗或拘脅獨祕以儒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召牙
將丘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百逆賊大戰斬其將進

焚營保錡平賜金紫僉謂祕材任將帥㑹河東范希朝出討王承宗召祕為希朝司馬主留務累遷汝常州刺史河南尹進拜昭義軍節度使是時承討恒趙之後潞人彫耗祕至則約出入嗇用度比四年儲錢十七萬緡糧七十萬斛器械堅良隱然復為完鎮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肅後更謚懿祕為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其俸祿悉與裏表親屬病自銘其墓作書一通緘之卒後發視則送終制也儉而不違於禮

云

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唐書卷一百四十三考證

李承傳居二年闔境完復○舊書承治之二年頗得完復

王翃傳翃兄翊性柔謙歷山南東道節度使○沈炳震曰本紀自至德至上元山南東道為魯炅來瑱史翽無王翊也此或屬副使

辛祕傳授華原主簿○舊書作華原尉

謚曰肅後更謚懿○舊書作謚曰昭

唐書卷一百四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四十四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六十九

來田侯崔嚴

來瑱邠州永壽人父曜奮行間開元末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著名西邊終右領軍大將軍瑱略知書尚名節崖然有大志天寶初從四鎮任劇職累遷殿中

侍御史伊西北庭行軍司馬詔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拾遺張鎬薦瑱能斷大事有禦侮才擢潁川太守充招討使會母喪免以孝聞安祿山反張垍薦之興塊次拜汝南太守未行改潁川賊攻潁川方積粟多瑱完埤自如手射賊皆應弦仆賊使降將畢思琛招之父故將也拜城下泣且弔瑱不應前後得殺甚衆賊懼目為來嚼鐵以功就加防禦使河南淮南游弈逐要招討使從山南東道節度使代魯炅會嗣虢王巨表炅方固守乃

還瑱故官賊圍南陽急瑱與魏仲犀合兵救之不勝人
情恟懼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改淮南西道
節度兩京平封潁國公食二百戶乾元二年徙河西未
行王師敗於相州詔拜陝虢節度兼潼關防禦團練鎮
守使明年襄州部將張維瑾等殺其使史翽徙瑱山南
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隨郢復十州節度使旣至維瑾降
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餘黨於魯山俘賊渠又戰汝州
獲馬牛槖駝凡兩戰斬首萬級明年詔瑱還瑱安襄漢

士亦宜其政因諷衆留已而外示行至鄧復詔歸鎮肅宗聞其謀惡之吕諲王仲昇等皆言瑱得士心不可以留乃改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隨郢六州節度俄而仲昇與賊戰申州為賊禽初仲昇被圍而江陵吕諲病瑱顧望不即救及師出仲昇已没行軍司馬裴茙表其狀且言瑱善謀而勇恐後難制即除之可一戰禽也帝頗謂然遂改瑱淮西申安蘄黄光沔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頴泗十五州節度以寵之陰奪其權加茙襄鄧等七

州防禦使代瑱瑱懼釋言淮西無糧須麥收可上道又諷衆固留代宗立復授襄州節度奉義軍渭北兵馬使密詔茂圖之茂自均州率衆浮漢下會日入候者白瑱瑱與帳下謀其副薛南陽曰公奉詔留鎮而茂以兵脅代是無名也茂智勇非公敵而衆心不附彼若乘我不虞縱火夜攻誠可憂也若須明則破之必矣明日茂督軍五千陣穀水北瑱以兵迎之呼其軍告曰爾何事來曰公不受命故中丞伐罪瑱曰詔還鎮此州乃以詔書

示之皆曰偽也吾千里討賊豈空歸邪爭射之瑱走旗下薛南陽曰請公勒兵勿戰乃以三百騎為竒兵旁萬山出其背夾擊之其衆幾盡𢦤脫身走至申口禽之送京師瑱因入朝謝罪帝待之無疑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是時程元振居中用事疾瑱乃告與巫祝言不順㑹王仲昇歸又言由瑱與賊合故陷賊帝積怒遂下詔削除官爵貶播川尉員外置及鄠賜死籍其家瑱之死門下客散去掩尸于坎校書郎殷亮

獨後至哭尸側為備棺衾以葬帝徐悟元振誣以它罪流溱州先是瑱行軍司馬龎充以兵二千戍河南至汝聞瑱死乃還襲襄州别將李昭禦之走房陵昭與薛南陽梁崇義不相臣崇義殺昭帝以崇義為節度使代瑱既而為瑱立祠四時致饗避瑱廳事不處哀祈禮葬詔可廣德元年追復官爵裴茙者始以蔭為京兆司錄參軍瑱鎮陜州引為判官移襄州又為行軍司馬遇之厚及瑱私漢上茙欲得其處故背瑱言狀帝倚以圖瑱而

性輕褊少謀師興給用無節及敗有詔流費州至藍田賜死

田神功冀州南宫人天寶末為縣史會天下兵興賊署為平盧兵馬使率衆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後守陳留戰不勝與許叔冀降于史思明思明使與南德信劉從諫南略江淮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脱身走乃并將其兵詔拜鴻臚卿襲敬釭鄆州不克劉展反鄧景山引神功助討自淄青濟淮衆不整入揚州遂

大掠居人貲產發屋剔窌殺商胡波斯數千人俄而禽展送京師遷淄青節度使會侯希逸入青州更徙兗鄆時賊圍宋州急李光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又破法子營復攻敬釭降之朝義聞乃奔下博進封信都郡王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歴二年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詔宰相百官送至省又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還軍神功事母孝始嘗倨驕自如見光弼待官屬鈞禮乃折節謙損既寢疾宋之將吏為禳祈報恩

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為撤樂贈司徒詔其弟曹州刺史神王知汴州留事賻絹千匹布五百端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飯千桑門追福至德後節度使不兼宰相者惟神功恩禮最篤神王終汴宋節度留後

侯希逸營州人長七尺豐下鋭上天寶末為州裨將守保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敭傳命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為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護王元志斬之遣使上聞詔拜元志平盧節度使元志卒

副將李正己殺其子共推希逸有詔就拜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與賊确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為奚侵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寶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户圖形凌煙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狀後稍怠肆好畋獵佞佛興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已因衆怨閉閤不内遂奔滑州名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大歴

未進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卒年六十二遺敕其子上還前後實封贈太保

崔寧本貝州安平人後徙衛州世儒家而獨喜縱横事因落魄客劒南以歩卒事鮮于仲通又從李宓討雲南無功還成都行軍司馬崔論悦之薦為牙將歴事崔圓裴冕冕被謗朝廷疑之遣使者問狀寧部兵務耳白其究使者以聞寧亦還京師留為折衝郎將會𧙓初蜀亂山賊乘險道不通嚴武白寧為利州刺史既至賊遁去

由是知名及武為劒南節度使過州心欲與俱西而利
非所屬使寧自為計寧曰節度使張獻誠見疑難輒去
然獻誠嗜利若厚賂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然之以奇
錦珍貝遺獻誠且求寧獻誠果喜令自移疾去武遂奏
為漢州刺史吐蕃引雜羌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有詔收
復於是武遣寧將而西既薄賊城城皆累石不得攻惟
東南不合者丈許諜知之乃為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
百里虜衆驚相謂曰寧神兵也及還武大悅裝七寶轝

迎入成都以夸于軍永泰元年武卒行軍司馬杜濟別將郭英幹郭嘉琳皆請英幹之兄英乂為節度使寧與其軍亦丐大將王崇俊奏俱至而朝廷既用英乂矣英乂恨之始署事即誣殺崇浚又遣使名寧寧恐託拒吐蕃不敢還英乂怒因出兵聲言助寧實欲襲取之即徙寧家於成都而淫其妾媵寧懼益負阻英乂乃自將討之會天大雪馬多凍死士心離遂敗歸寧聞英乂損裁將卒稟賜下皆恨怒又毀元宗治金像乃令軍中曰英

又反輒居先帝舊宮乃進薄成都英乂陣城西使柏茂琳為前軍英幹為左軍嘉琳為後軍與寧戰茂琳等敗軍多降寧寧即署降將使率兵還攻英乂不勝走靈池為韓澄所殺於是劒南大擾楊子琳起瀘州與邛州柏貞節連和討寧明年代宗詔宰相杜鴻漸為山西劒南邛南等道副元帥劒南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出駱谷或進計曰公不如駐閬中斅騰書陳英乂罪嘉寧方略因以寧所署刺史即授之使不疑而後與東川張

獻誠及諸帥合兵擾寧不一年寧勢且窮必束身歸命鴻漸鴻漸疑未決會寧遣使至獻繒錦數萬辭卑約甚鴻漸貪其利遂入成都政事一委寧日與僚屬杜亞楊炎縱酒高會乃表貞節為邛州刺史子琳為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於朝先是寧與張獻誠戰奪其旌節不肯與故朝廷因授寧成都尹山西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鴻漸既還朝遂為節度使大歷三年來朝寧本名旰至是賜名楊子琳襲取成都帝乃還寧於蜀未幾

子琳敗寧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有紀乃痛誅斂使弟寛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深結元載父子故寛驟擢御史中丞寛兄寗至給事中寗在蜀久兵寖彊而肆侈窮欲將吏妻妾多為汙逼朝廷隱忍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十四年入朝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平章事為御史大夫即建白擇御史當出大夫不宜諉及宰相因奏李衡于結等任御史宰相楊炎怒寢不行炎方詆劉晏寗申救於帝又素事

元載而炎亦出載門故銜之未忍發是歲十月南蠻與吐蕃合兵入文川方維邛郲覆没州縣民逃匿山谷中寧方在朝軍無帥德宗促寧還鎮炎業與有嫌恐已入蜀不可制即說帝曰蜀天下之奥壤自寧擅制朝廷失外府十四年矣今寧雖來以全師守蜀賦稅入天子者與無地同寧本與諸將等夷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故威令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其有功誼不容奪則西蜀之奥敗固失之勝亦非國

家所有惟陛下孰察帝曰卿策云何炎曰請無歸寧令朱泚所部范陽勁卒戍近甸趨與禁兵雜往舉無不克因是役得以親兵內其腹中則蜀將破膽不敢動然後換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謂因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遂罷寧西川節度改兼京畿觀察使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鄜坊丹延州都團練觀察等使託言重臣綏靜北陲而每道置留後使得自奏事杜希全靈州王翃振武李建徽鄜州及戴休

顏杜從政呂希倩皆炎署置使伺寧過失寧至夏州與希倩招党項降者甚衆炎惡之即奏希倩無綏邊才而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更拜寧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司空如故朱泚亂帝出居奉天寧後數日至帝喜甚寧謂所親曰上聰明從善如轉規但為盧杞所惑至此爾因潸然涕下杞聞之思有以構寧於帝會王翃赴難時與寧俱出延平門而西寧數下馬趨厠輒迂久翃懼賊追即呼曰既至此而欲顧望乎杞微聞即諷翃以聞會

泚行反間而除柳渾為宰相署寧中書令時朔方掌書記康湛為盩厔尉翃逼湛詐作寧遺泚書獻之杞遂奏寧初無效順心向聞與賊盟署中書令今果後至復得所與賊書反狀明甚若兇渠外逼姦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歔欷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罪當死帝命左右扶起之乃召寧至朝堂云使宣慰江淮俄而中人引寧幕後使二力士縊殺之年六十一初命陸贄草制贄索寧與泚書將坐其事杞復云書已亡寧

死籍其家中外究之帝乃赦寧親屬而歸其資云貞元十二年寧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清以所加禮部尚書雪寧罪有詔聽其家收葬始寧入朝留其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騎數千襲據其城寬戰力屈寧妾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子琳者本瀘南賊帥既降詔隸劒南節度屯瀘州杜鴻漸表為刺史既敗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慄備

餫牢以饗士過黄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
前驅至悪禽之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罪朝
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移澧州鎮遏使後歸
朝賜名猷寧李弟密密子繪俱以文辭稱繪四子蟊黯
確顔皆擢進士第蟊字越卿開成中為戸部侍郎白罷
忌日百官行香有詔寢可歷平盧天平軍節度使終尚
書左丞子蕘字野夫乾符中為吏部侍郎美文辭談辯
華給以銓管非所長出為陜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

漢上河南羣盜興蕘簡倪不曉事但以器韻自高委政厮豎不恤人疾苦或訴旱者指廷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旱為即搒笞之上下離心俄為軍吏所執髠其鬚鬢蕘再拜祈免乃得去渴甚求飲於民民飲以溺坐失守貶端州司馬終左散騎常侍黷字直卿開成初為監察御史奏郊廟祭事不虔文宗語宰相曰宗廟之禮朕當親之但千乘萬騎國用不給故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今聞主者不虔祭器敝惡豈朕事神

蠲潔意邪公宜敕有司道朕斯意顯乃具條以聞擢員外郎累遷諫議大夫確顔位皆郎中

嚴礪字元明震從祖弟也少為浮屠法太守見之偉其材表為元武尉震在山南署牙將德宗之幸主饋餉有功然輕躁多姦謀以便佞自將累為興州刺史震卒以礪權主留府事遺言薦之即拜本道節度使詔下諫議大夫給事中補闕拾遺合議皆以為礪資淺士望輕不宜授節制帝不從礪在位貪沓苟得士民不勝其苦素

惡鳳州刺史馬勛即誣奏貶賀州司戶參軍劉闢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卒贈司空後監察御史元稹奉使東川劾發其贓請加惡謚朝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還其主稅外所斂悉蠲除云

唐書卷一百四十四